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六

劉從一

張鎰

馮河清新書增

姚兪從

劉從一

蕭復

柳渾

見

張鎰

字季權一字公度國子祭酒後胤五世孫案後胤傳作曾孫非五世孫

蘇州人朔方

節度使齊邱之子也以門蔭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

爲關內副元帥以嘗伏事齊邱辟鎰爲判官授大理評

事遷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樞以公事呵責邑

人內侍齊令詵令詵銜之構誣外發鎰按驗樞當降官

及下有司樞當杖死鎰具公服白其母曰上疏理樞樞

必免死鎰必坐貶若以私則鎰負於當官貶則以太夫

人爲憂敢問所安母曰爾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奏
正罪縱獲配流鎡貶撫州司戶量移晉陵令未之官洪
吉觀察張鎬辟爲判官奏授殿中侍御史遷屯田員外
郎轉祠部右司二員外郎母憂居喪有聞免喪除司勳
員外郎交遊不雜與楊綰崔祐甫相善大厯五年除濠
州刺史爲政清淨州事大理乃招經術之士講訓生徒
比去郡升明經者四十餘人撰三禮圖九卷五經微旨
十四卷孟子音義三卷李靈曜反於汴州鎡訓練鄉兵
嚴守禦之備詔書褒異加侍御史沿淮鎮守使尋遷壽
州刺史使如故德宗卽位除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

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徵拜吏部侍郎尋除河中晉絳
都防禦觀察使到官數日改汴滑節度觀察使汴州刺
史兼御史大夫以疾辭逗留於中路徵入養疾私第未

幾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

明年以兩

河用兵詔省薄御膳及皇太子食物鎰因奏減堂殮錢
及百官稟奉三分一以助用度時黜陟使裴伯言薦潞
州處士田佐時詔除右拾遺集賢院直學士鎰以爲禮
輕恐士不勸復詔州縣吏以絹百疋粟百石就家致聘
佐時卒建中三年正月太僕卿趙縱爲奴當千發其陰
不至

事縱下御史臺貶循州司馬留當千於內侍省鎰上疏
論之曰伏見趙縱爲奴所告下獄人皆震懼未測聖情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謀逆此極弊

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自有他人論之
豈藉其奴告也自今已後奴告主者皆不受盡令斬決
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既正悖亂之
漸不生爲國之經百代難改欲全其事體實在防微頃
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愚賤
之輩悖慢成風主反畏之動遭誣告充溢府縣莫能斷
決建中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詔曰準鬪競律諸奴婢告
主非謀叛已上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處分自此奴婢復
順獄訴稍息今趙縱非叛逆奴實姦兒奴在禁中縱獨
下獄考之於法或恐未正將帥之功莫大於子儀人臣

之位莫大於尙父沒身未幾墳土僅乾兩壻先已當辜
趙縱今又下獄設令縱實抵法所告非奴纔經數月連
罪三壻錄勲念舊猶或可容况在章程本宜看免陛下
方誅羣賊大用武臣雖見寵於當時恐息望於他日太
宗之令典尙在陛下之明詔始行一朝偕違不與衆守
於教化恐失於刑法恐煩所益悉無所傷至廣臣非私
趙縱非惡此奴叨居股肱職在匡弼斯是大體敢不極
言伏乞聖慈納臣愚懇上深納之縱於是左貶而已當
千杖殺之鎰乃令召子儀家僮數百人以死奴示之盧
祀忌鎰名重道直無以陷之以方用兵西邊杞乃僞請

行上固以不可因薦鎡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使代朱泚與吐蕃相尙結贊等盟於清水將盟鎡與結贊約各以二千人赴壇所執兵者半之列於壇外二百步散從者半之分立壇下鎡與賓佐齊映齊抗及盟官崔漢衡樊澤常魯于頔等七人皆朝服結贊與其本國將相論悉賴藏論熱論利隄斯官者論力徐等亦七人俱升壇爲盟初約漢以牛蕃以馬爲牲鎡恥與之盟將殺其禮乃請結贊曰漢非牛不田蕃非馬不行今請以羊豕犬三物代之結贊許諾時塞外無豕結贊請以羝羊鎡出犬白羊乃坎於壇北刑之雜血一器而歆盟文

曰唐有天下恢奄禹跡舟車所至莫不率俾以累聖重
光卜年惟永恢王者之丕業被四海以聲教與吐蕃贊
普代爲婚姻因結鄰好安危同體甥舅之國將二百年
其間或因小忿弃惠爲讐封疆騷然靡有寧歲皇帝踐
祚愍茲黎元乃釋俘囚悉歸藩落二國展禮同茲協和
行人往復累布成命是必詐謀不起兵革不用矣彼猶
以兩國之要求之永久古有結盟今請用之國家務息
邊人外其故地棄利蹈義堅從盟約今國家所守界涇
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清水縣鳳州西至同父
縣暨劍南西山大渡河東爲漢界蕃國守鎮在蘭渭原

會西使臨洮又東至成州抵劍南西界磨在些諸蠻大渡水西南爲蕃界其兵馬鎮守之處州縣見有居人彼此兩邊見屬漢諸蠻以今所分見住處依前爲定其黃河以北從故新泉軍直北至大磧南至賀蘭山駱駝嶺爲界中間悉爲閒田盟文所有不載者蕃有兵馬處蕃守漢有兵馬處漢守不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馬處不得雜置并築城堡耕種今二國將相受辭而會齋戒將事告天地山川之神照臨無得愆墜其盟文藏於郊廟副在有司二國之誠其永保之結贊亦出盟文不加於坎但埋牲而已盟畢結贊請鎡就疆之西南隅佛幄中焚

香爲誓誓畢復升壇飲酒獻酬之禮各用其物以將厚
意而歸德宗將幸奉天鎰竊知之將迎鑾駕具財貨服
用獻行在李楚琳者嘗事朱泚得其心軍司馬齊映等
密謀曰楚琳不去必爲亂乃遣楚琳屯於隴州楚琳知
其謀乃託故不時發鎰始以迎駕心憂惑以楚琳承命
去矣殊不促其行鎰修飾邊幅不爲軍士所悅是夜楚
琳遂與其黨王汾李卓牛僧伽等作亂鎰夜縋而走判
官齊映自水竇出齊抗爲傭保負荷而逃皆獲免鎰出
鳳翔三十里及二子皆爲候騎所得楚琳俱殺之判官
王沼張元度柳遇李澈被殺尋贈太子太傅葬事官給

馮河清者京兆人也初以武藝從軍隸朔方節度郭子儀以戰功授左衛大將軍同正隸涇原節度馬璘頻以偏師禦吐蕃甚有殺獲之功歷試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充兵馬使建中四年節度使姚令言奉詔率兵赴關東以河清知兵馬留後判官殿中侍御史姚況知州事及令言至京師所統兵叛上幸奉天河清與况聞之乃集三軍大哭因共激勵將吏誓敦誠節衆頗義之卽時發甲仗器械車百餘兩連夜送行在所時駕初遷幸六軍雖集蒼黃之際都無戎器及涇州甲仗至軍士大振特詔褒其誠効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兼御史

大夫

安定郡王

姚况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俄加河清檢校

工部尚書賊泚及姚令言累遣間諜招誘河清輒拘而

戮焉及駕幸梁州其將田希鑒潛通泚使結兇黨害河

清

興元元年渾瑊以吐蕃兵敗賊韓旻等涇人妄傳吐蕃有功將以叛卒拏與貴歸之衆大恐且言不殺馬

公吾屬無類矣田希鑒遂害河清

尋贈尚書左僕射葬事官給興元元

年贈太子少傅

况挺身還鄉里京師平拜况太子中舍人况性簡退未嘗言功屬歲凶奉稍不

自給以

飢死

劉從一中書侍郎林甫之元孫也祖令植禮部侍郎父

孺之京兆府少尹從一少舉進士大厯中宏詞授祕書

省校書郎以調中第補渭南尉雅爲常袞所推重及袞

爲相遷監察御史居無何丁母憂服除宰相盧杞薦之
超遷侍御史居數月以親避除刑部員外郎建中末普
王之爲元帥也遷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爲元帥判官
德宗居奉天拜刑部侍郎同平章事從幸梁州明年六
月改中書侍郎歲中加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上遇之
甚厚以容身遠罪而已不能有所匡輔無幾以疾請告
至是病甚辭位章疏六上乃許除戶部尙書尋卒年四
十四輟朝三日贈太子太傅初林甫生祥道麟德初爲
右相祥道卽從一曾伯祖也令植從父兄齊賢宏道初
侍中自祥道至從一劉氏凡三相

蕭復字履初太子太師嵩之孫新昌公主之子父衡太僕卿駙馬都尉少秉清操其羣從兄弟競飾輿馬以侈靡相尙復衣澣濯之衣獨居一室習學不倦非詞人儒士不與之遊伯父華每歎異之以主蔭初爲宮門郎累至太子僕廣德中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家貧將鬻昭應別業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絃誘焉曰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職如以別業奉家兄當以要地處矣復對曰僕以家貧而鬻舊業將以拯濟孀幼耳儻以易美職於身令門內凍餒非鄙夫之心也縉憾之乃罷復官沈廢數年復處之自若後累至尙書郎

歷池
歙二

州刺史

大厯十四年自常州刺史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

使及爲同州刺史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廩在境

內復輒以賑貸爲有司所劾削階朋友唁之復怡然曰

苟利於人敢憚薄罰尋爲兵部侍郎建中末普王爲襄

漢元帥以復爲戶部尙書統軍長史以復父名衡特詔

避之未行扈駕奉天

帝惡俾隘欲西如鳳翔依張鑑復曰鳳翔乃泚舊兵今泚悖亂當有

同惡者雖鑑臣畏不免帝曰朕業行留拜吏部尙書同

一日以驗爾言俄而鑑爲李楚琳所害平章事復嘗奏曰宦者自艱難已來初爲監軍自爾恩

倖過重此輩只合委宮掖之寄不可參兵機政事之權

上不悅又請別對奏云陛下臨御之初聖德光被自用

楊炎盧杞秉政督瀆皇猷以致今日今雖危急伏願陛下深革睿思微臣敢當此任若令臣依阿偷免臣不敢

曠職盧杞奏對於上前阿諛順旨復正色曰盧杞之詞

不正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頗輕朕遂令往江南

宣撫典元初進門下侍郎先時淮南節度使陳少遊首稱臣於李

希烈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以應朱泚鎰判官

韋臯先知隴州留後首殺幽叛卒數百人不應楚琳復

江南使迴與宰相同對訖復獨留奏曰陛下自返宮闕

勲臣已蒙官爵唯旌善懲惡未有區分陳少遊將相之

寄最崇首敗臣節韋臯名宦最卑特建忠義請令韋臯

代少遊則天下明然知逆順之理上許之復出宰相李
勉盧翰劉從一方同歸中書中使馬欽緒至揖從一附
耳語而退諸相各歸閣從一詣復曰適欽緒宣旨令與
公商量朝來所奏便進勿令李勉盧翰知復曰適來奏
對亦聞斯旨然未諭聖心已而陳述上意尙爾復未敢
言其事復又曰唐虞有僉曰之論朝廷有事尙合與公
卿同議今勉翰不可在相位卽去之旣在相益合同商
量何故獨避此之一節且與公行之無爽但恐寢以成
俗此政之大弊也竟不言於從一從一奏之上寢不悅
復累表辭疾請罷知政事從之守太子左庶子三年坐

郃國公主親累檢校左庶子於饒州安置四年終於饒

州時年五十七

子湛湛子寘咸通中位宰相無顯功史逸其傳

復門望高華志

礪名節與流俗不甚通狎及登台輔臨事不苟頗爲同

列所嫉以故居位不久性孝友居家甚睦爲族子所累

晏然屏退口未嘗言郃國公主者肅宗之女也出降駙

馬蕭升升於復爲從兄弟升早卒貞元中蜀州別駕蕭

鼎商州豐陽令韋恪前彭州司馬李萬太子詹事李昇

等出入主第穢聲流聞德宗怒幽主於別第李萬決殺

昇貶嶺南蕭鼎韋恪決四十長流嶺表又言公主行厭

禱其子位爲禱文位弟佩儒偲及異父兄駙馬都尉裴

液並長流端州公主女爲皇太子妃卽順宗也太子懼亦請與妃離婚六年郃國薨位兄弟及液詔還京師液父徽初尙郃國徽卒降蕭升

柳渾字夷曠

字惟深

襄州人其先自河東徙焉六代祖恢

梁僕射渾少孤父慶休官至渤海丞而志學棲貧

早孤方十

餘歲有巫者曰兒相天且淺爲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游者皆有天寶初舉進士補單父尉至德中爲江西採訪使

皇甫侁判官累除衢州司馬未至召拜監察御史臺中

執法之地動限儀矩渾性放曠不堪檢束僚長拘局忿其疎縱渾不樂乞外任執政惜其才奏爲左補闕明年

除殿中侍御史知江西租庸院事大厯初魏少遊鎮江
西奏署判官累授檢校司封郎中州理有開元寺僧與
徒夜飲醉而延火歸罪於守門瘖奴軍候亦受財同上
其狀少遊信焉人知奴冤莫肯言渾與崔祐甫遽入白
少遊驚問醉僧首伏旣而謝曰微二君子幾成老夫瘖
劣矣自此以公正聞及路嗣恭領鎮復以爲都團練副
使十二年拜袁州刺史居二年崔祐甫入相薦爲諫議
大夫浙江東西黜陟使累遷尙書左丞及駕在奉天微
服徒行遁終南山谷踰旬方達行在扈從至梁州改左
新書

散騎常待初渾之歸行在賊泚籍其名甚願以致

之猶疑匿在閭里乃加宰相及克復渾尚名載乃上言

頃爲狂賊點穢臣竇恥稱舊名矧字載帶戈時當偃武

請改名渾貞元二年新書元年拜兵部侍郎封宣城縣伯李

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術玉三年而賈石者也往必見禽何賊之攘旣而果爲賊縛三年

正月拜同平章事仍判門下省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

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長觀細事

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時上命玉工爲帶墜壞一銙乃私市以

補及獻上指曰此何不相類工人伏罪上命決死詔至

中書渾執曰陛下若便殺則已若下有司卽須議讞且

方春行刑容臣條奏定罪以誤傷乘輿器服杖六十餘

工釋放詔從之復奏故尙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舊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姪伯強進狀請貨宅召市人馬以討吐蕃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僥倖之徒且毀棄義門虧損風教望少責罰亦可懲勸上可其奏先時韓滉自浙西入覲朝廷委政待之至於調兵食籠鹽鐵勾官吏贓罰鋤豪強兼并上悉仗焉每奏事或日盱他相充位而已公卿救過不能暇無敢枝梧者渾雖滉所引心惡其專政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狷察爲相不滿歲而罷今相公榜吏於省中至死且非刑人

之地奈何蹈前非而又甚焉專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
禮況感悟愧悔爲霽威焉及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
奏曰志貞一末吏儉人縱稱廉謹不當頓居重職適遇
渾以疾稱告卽日詔下疾間因乞骸骨優詔不許其判
門下主吏白當過官渾愀然曰列官分職復更撓之非
禮法也千里辭家以干微祿邑主辭辦豈慮無能矧旌
善進賢事不在此故其年注擬無退量者及渾城與吐
蕃會盟之日上御便殿謂宰相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
今日將上與卿同歡馬燧前賀曰今之一盟百年內更
無蕃寇渾曰五帝無誥誓之盟皆在季末今盛明之代

豈又行於夷狄人面獸心難以信結今日盟約臣竊憂
之李晟繼言曰臣生長邊城知蕃戎心今日之事誠如
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未達邊事大臣智畧果亦有
斯言乎皆頓首俯伏遽令歸中書其夜三更邠寧節度
韓遊瓌飛驛叩苑門奏盟會不成將校覆沒兵臨近鎮
上驚歎卽遞其表以示渾詰曰臨軒慰勉渾曰卿文儒
之士而萬里知軍戎之情自此驟加禮異時張延賞與
渾同列延賞怙權矜己而嫉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
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
相公柳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也自是爲其所擠尋除

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以疾終年七十五諡曰

有文集十卷渾母兄識

明字方

篤意文章有重名於開元

天寶間與蕭穎士元德秀劉迅相亞其練理勅端往往
詣極當時作者咸伏其簡拔而趣尚辨博渾亦善爲文
然趨時向功非沈思之所及渾警辨好諧謔放達與人
交豁然無隱性節儉不治產業官至丞相假宅而居罷
相數日則命親族尋勝讌醉方歸陶陶然忘其黜免時
李勉盧翰皆退罷居第相謂曰吾輩方柳宜城悉爲拘
俗之人也

史臣曰張鎰蕭復柳渾節行才能訐謨亮直皆足相明

主平泰階而盧杞忌之於前延賞非之於後管仲有言
任君子使小人間之害霸也德宗黜賢相位姦臣致朱
泚懷光之亂是失其人也豈尤其時哉河清歿於王事
乃顯忠貞從一舉自姦人固宜循默

贊曰得人則興失人則亡鑑復渾去宗社其殃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六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七

列傳七十七

李揆

李涵

子鯛從新書增

陳少遊

盧慧

裴諝

戴叔倫

從新書增

李揆字端卿隴西成紀人而家於鄭州代爲冠族秦府

學士給事中元道元孫

新書作祖元字疑衍

祕書監贈吏部尙書

成裕之子少聰敏好學善屬文開元末舉進士補陳留

尉獻書闕下詔中書試文章擢拜右拾遺改右補闕起

居郎知宗子表疏遷司勳員外郎考功郎中並知制誥

扈從劍南拜中書舍人乾元初兼禮部侍郎揆嘗以主

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
至者文史之囿亦不能摘詞深昧求賢之意也其試進
士文章請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牀而引貢
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由
是數月之間美聲上聞未及畢事遷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

封姑臧縣伯

揆美風儀善

奏對每有敷奏皆符獻替肅宗賞歎之嘗謂揆曰卿門

地人物文章皆當代所推故時人稱爲三絕其爲舍人

也宗室請加張皇后翊聖之號肅宗召揆問之對曰臣

觀往古后妃終則有諡生加尊號未之前聞景龍失政

韋氏專恣加號翊聖今若加皇后之號與韋氏同陛下
明聖動遵典禮豈可蹤景龍故事哉肅宗驚曰凡才幾
誤我家事遂止時代宗自廣平王改封成王張皇后有
子數歲陰有奪宗之議揆因對見肅宗從容曰成王嫡
長有功今當令嗣卿意何如揆拜賀曰陛下言及於此
社稷之福天下幸甚臣不勝大慶肅宗喜曰朕計決矣
自此頗承恩遇遂蒙大用時京師多盜賊有通衢殺人
寘溝中者李輔國方恣橫上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以
備巡檢揆上疏曰昔西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
南軍入北軍遂安劉氏皇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分以相

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遂制罷羽林之請揆在相位決事獻替雖甚博辨性銳於名利深爲物議所非又其兄楷自有時名滯於冗官竟不引進同列呂諲地望雖懸政事在揆之右罷相自賓客爲荆南節度聲問甚美懼其重入遂密令直省至諲管內構求諲過失諲密疏自陳乃貶揆袁州長史同正員其制旨曰扇湖南之八州阻江陵之節制揆旣黜官數日其兄楷改授司門員外郎後累年揆量移歛州刺史初揆秉政侍中苗晉卿薦元載爲重官揆自恃門望以載地寒意甚輕易不納而謂晉卿曰龍章鳳姿

之士不見用麀頭鼠目之子乃求官載銜恨頗深及載

登相位因揆當徙職遂奏爲試祕書監江淮養疾旣無

祿俸家復貧乏孀孤百口丐食取給萍寄諸州凡十五

六年其牧守稍薄則又移居故其遷徙者蓋十餘州焉

元載以罪誅除揆睦州刺史入拜國子祭酒禮部尙書

爲盧杞所惡德宗在山南令充入蕃會盟使加左僕射

行至鳳州以疾卒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

異時年少揆者不敢辭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

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給之曰彼李揆安肯來邪還卒

鳳州興元元年四月也年七十四贈司空喪事官給諡曰

李涵高平王道立曾孫父少康宋州刺史涵簡素恭慎

有名宗室累授贊善大夫兼侍御史朔方節度郭子儀
奏爲關內鹽池判官肅宗北幸平涼未有所適涵與朔
方留後杜鴻漸草牋具朔方兵馬招集之勢軍資倉儲
庫物之數咸推涵宗枝之英純厚忠信乃令涵奉牋至
平涼謁見涵敷奏明辨動合機事肅宗大悅除右司員
外郎累至司封郎中宗正少卿寶應元年初平河朔代
宗以涵忠謹洽聞遷左庶子兼御史中丞河北宣慰使
會丁母憂起復本官而行每州縣郵驛公事之外未嘗
啓口蔬飯飲水席地而息使還請罷官終喪制代宗以
其毀瘠許之服闋除給事中遷尚書左丞以幽州之亂

充河朔宣慰使大厯六年正月爲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十一年來朝拜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李栖筠歿代之德宗卽位以涵和易無剽割之才除太子少傅充山陵副使涵判官殿中侍御史呂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官名犯諱恐乖典禮宰相崔祐甫奏曰若朝廷事有乖舛羣臣悉能如此實太平之道除渭司門員外郎尋有人言涵昔爲宗正少卿此時無言今爲少傅妄有奏議詔曰呂渭僭陳章奏爲其本使薄訴官名朕以宋有司城之嫌晉有詞曹之諱歎其忠於所事亦謂確以上聞乃加殊恩俾膺厚賞近

聞所陳少字往歲已任少卿昔是今非罔我何甚豈得
謬當朝典更厠周行宜佐遐藩用誠薄俗可歛州司馬
同正由是改涵爲檢校工部尙書兼光祿卿仍充山陵
副使無幾遷左散騎常侍以右僕射致仕累封襄武縣公興元元年九
月卒追贈太子太保子鯛貞元初爲饒州別駕妾高以善歌入宮鯛因御醫許詠通書坐誅

陳少遊博州博平人也祖儼安西副都護父慶右武衛
兵曹參軍以少遊贈工部尙書少遊幼聰辨初習莊列
老子爲崇元館學生衆推引講經時同列有私習經義
者朔升坐日相問難及會少遊攝齊升坐音韻清辨觀

者屬目所引文句悉兼他義諸生不能對甚爲大學士
陳希烈所歎賞又以同宗遇之甚厚旣擢第補渝州南
平令理甚有聲至德中河東節度使王思禮奏爲參謀
累授大理司直監察殿中侍御史節度判官寶應元年
入爲金部員外郎尋授侍御史迴紇糧料使改檢校職
方員外郎充使檢校郎官自少遊始也明年僕固懷恩
奏爲河北副元帥判官兵部郎中兼侍御史遷晉州刺
史改同州刺史未視事又歷晉鄭二州刺史少遊爲理
長於權變時推幹濟然厚斂財貨交結權倖以是頻獲
遷擢無幾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表爲副使御史中丞陳

鄭二州留後永泰二年抱玉又奏爲隴右行軍司馬檢校左庶子依前兼中丞其年除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少遊以嶺徼遐遠欲規求近郡時中官董秀掌樞密用事少遊乃宿於其里候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月所費復幾何秀曰久忝近職家累甚重又屬時物騰貴一月過千餘貫少遊曰據此之費俸錢不足支數日其餘常須數求外人方可取濟倘有輸誠供億者但留心庇覆之固易爲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獨供七郎之費每歲請獻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請卽受納餘到官續送免貴人勞慮不亦可乎秀

既踰於始望欣愜頗甚因與之厚相結少遊言訖泣曰南方炎瘴深愴違辭但恐不生還再覩顏色矣秀遽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官請從容旬日冀竭蹇分時少遊又已納賄於元載子仲武矣秀載內外引薦數日拜宣州刺史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大厯五年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八年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觀察使仍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潁川縣開國子所在悉心緩輯而多以任數爲政好行小惠胥吏得職人亦獲安及朝廷多事奏請本道兩稅錢千增二百因詔諸道悉如淮南鹽每一斗更加一百文少遊十餘年

問三總大藩皆天下殷厚處也以故徵求貿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累巨億萬多賂遺權貴視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結元載每年饋金帛約十萬貫又多納賄於用事中官駱奉仙劉清潭吳承倩等由是美聲達於中禁後見元載在相位年深以過犯漸見疑忌少遊亦稍疎之無何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遊外與之交結而陰使人伺其過失密以上聞代宗以爲忠待之益厚德宗卽位累加檢校禮部兵部尙書建中三年李納反少遊以師收徐海等州尋棄之退軍盱眙又加檢校左僕射賜實封三百戶其年就加同平章事關播嘗爲少遊賓

僚廬杞早年與之同在僕固懷恩使府故驟加其官秩
四年十月駕幸奉天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佶在揚州尙
未知也佶判官崔沅遽報少遊佶時所總賦稅錢帛約
八百萬貫在焉少遊意以爲賊據京師未卽收復遂脅
取其財物先使判官崔頽就佶強索其納給文牒并請
供二百萬錢物以助軍費佶曰所用財帛須承敕命未
與之頽勃然曰中丞若得爲劉長卿不爾爲崔衆矣長
卿嘗任租庸使爲吳仲孺所囚崔衆供軍去財爲光弼
所殺故頽言及之佶大懼不敢固護財帛將轉輸入京
師者悉爲少遊奪之佶自謁少遊止焉長揖而遣旣懼

禍奔往白沙少遊又遣判官房孺復召之佶愈懼託以
巡檢因急棹過江妻子伏案牘中至上元復爲韓滉所
拘留佶先有兵三千守禦財貨令高越元甫將焉少遊
盡奪之隨佶渡江者又爲韓滉所留佶但領胥吏往江
鄂等州佶於彈丸中置表以少遊脅取財帛事聞會少
遊使繼至上問曰少遊收包佶財帛有之乎對曰臣發
揚州後非所知也上曰少遊國之守臣或防他盜供費
軍旅收亦何傷時方隅阻絕國命未振遠近聞之大驚
咸以聖情達於變通明見萬里少遊後聞之乃安及李
希烈陷汴州聲言欲襲江淮少遊懼乃使參謀溫述由

壽州送款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尋令罷壘韜戈卷甲佇
候指揮少遊又遣巡官趙誥於鄆州結李納其年希烈
僭號遣其將楊豐齎偽赦書赴揚州至壽州爲刺史張
建封候騎所得建封對中使二人及少遊判官許子瑞
廷責豐而斬之希烈聞之大怒卽署其大將杜少誠爲
僞僕射淮南節度令先平壽州後取廣陵建封於霍邱
堅柵嚴加守禁少誠竟不能進後包佶入朝具奏少遊
奪財賦事狀少遊大懼乃上表以所取包佶財貨皆是
供軍急用今請據數却納旣而州府殘破無以上填乃
與腹心孔目官等設法重稅管內百姓以供之無何劉

洽收汴州得希烈僞起居注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
少遊聞之慚惶發疾數日而卒年六十一贈太尉賻布
帛葬祭如常儀

盧憇幽州范陽人也貞觀中工部侍郎義恭元孫也父
子騫潁王府諮議參軍以憇贈祕書少監憇少以門蔭
入仕在職以幹局稱累授閩州錄事參軍監察殿中御
史侍御史金州刺史宰相楊炎遇之頗厚召拜左司郎
中京兆少尹遷大尹憇無術學善事權要爲政苛躁盧
杞甚惡之諷有司彈奏坐貶撫州司馬同正改饒州刺
史遷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貞元二年七月以疾終

裴諲字士明河南洛陽人父寬禮部尚書有重名於開元天寶間諲舉明經補河南府參軍通達簡率不好苛細積官至京兆府倉曹丁父喪居東都是時安祿山盜陷二京東都收復遷太子司議郎無幾虢王巨奏署侍御史襄鄧營田判官丁母憂東都復爲史思明所陷諲藏匿山谷思明嘗爲諲父將校懷舊恩又素慕諲名欲必得之因令捕騎數十跡逐得諲思明見之甚喜呼爲郎君不名僞授御史中丞主擊斷時思明殘殺宗室諲陰緩之全活者數百人又嘗疏賊短長以聞事洩思明大怒詬罵僅而免死賊平除太子中允遷考功郎中數

召見言事代宗居陝謂步懷考功及南曹二印赴行在上見而謂之曰疾風知勁草果信矣將以爲御史中丞爲元載所排爲河東道租庸鹽鐵等使時關輔大旱詣入計代宗召見便殿問權酷之利歲出入幾何謂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有所思上曰何思對曰臣自河東來其間所歷三百里見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先問人之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理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爲由是未敢卽對也上前坐曰微公言吾不聞此拜左司郎中上時訪以事執政者忌之出爲虔州刺史歷饒廬亳三州刺史入爲右金吾將軍建

中初上以刑名理天下百吏震悚時十月禁屠殺以甫
近山陵禁益嚴尙父汾陽王郭子儀隸人殺羊以入門
者覺之詣列奏狀上以爲不畏強禦手詔褒諭或謂詣
曰郭公有社稷功豈不爲蓋之詣笑曰非爾所解也郭
公威權太盛上新卽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
明不弄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
乎時於朝堂別置三司以決庶獄辨爭者輒擊登聞鼓
詣上疏曰夫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輕
猾之人援桴鳴鼓始動天聽竟因纖微若然者安用吏
理乎上然之悉歸有司詣以法吏舞文多挾宿怨因獻

獄官箴以諷無何坐所善僧抵法貶閬州司馬徵爲右庶子改千牛上將軍會吐蕃入寇尋拜吏部侍郎兼御史大夫爲吐蕃使不行無幾轉太子賓客兵部侍郎河南尹東都副留守諳自河南凡五代爲官入視事未嘗當正處不鞫人於贓罪以寬厚和易爲理貞元九年十一月以疾終年七十五贈禮部尙書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爲門人冠劉晏管鹽鐵表主運湖南至雲安楊惠琳反馳客劫之曰歸我金幣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捨之嗣曹王臯領河南江西表佐幕府臯討李希烈留叔倫領

府事試守撫州刺史民歲爭灌溉爲作均水法俗便利
之耕餉歲廣獄無繫囚俄卽真暮年詔書褒美封譙縣
男加金紫服齊映劉滋執政叔倫勸以屯難未靖安之
者莫先於兵兵所藉者食故金穀之司不輕易人天下
州縣有上中下緊望雄輔者有司銓擬皆便所私此非
爲官擇人爲人求治之術其尤切者縣令錄事參軍事
此二者宜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限遠近高卑一以殿
最升降則人知勸映等重其言遷容管經畧使綏徠夷
落威名流聞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畧故所至稱最德宗
嘗賦中和節詩遣使者寵賜代還卒於道年五十八

唐書卷第七
史臣曰李揆發言沃心幸遇明主蔽賢固位終非令人
少遊逐勢利隨時盧憇事權要巧宦察言觀行皆無可
稱涵節行著聞諳和易爲理庶幾近仁也

贊曰李陳盧憇言行非真涵諳和易庶乎近仁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七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八

列傳七十六

姚令言

張光晟

源休

喬琳

張涉

蔣鎮

兄鍊

洪經綸

彭偃

姚令言河中也少應募起於卒伍隸涇原節度使馬
璘以戰功累授金吾大將軍同正爲衙前兵馬使改試
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建中元年孟皞爲涇原節度留後
自以文吏進身不樂軍旅頻表薦令言謹肅堪任將帥
皞尋歸朝廷遂拜令言爲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

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建中四年李希烈叛寇陷汝州
詔哥舒曜率師攻之營於襄城希烈兵數萬圍襄城勢
甚危急十月詔令言率本鎮兵五萬赴援涇師離鎮多
攜子弟而來望至京師以獲厚賞及師上路一無所賜
時詔京兆尹王翊犒軍士唯糲食菜啖而已軍士覆而
不顧皆憤怒揚言曰吾輩棄父母妻子將死於難而食
不得飽安能以革命捍白刃邪國家瓊林大盈寶貨堆
積不取此以自活何往邪行次澧水乃返戈大呼鼓譟
而還令言曰比約束都有厚賞兒郎勿草草此非求活
之良圖也衆不聽以戈環令言請退令言急奏之上恐

令內庫出繒綵二十車馳賜之軍聲浩浩令言不能戢
街市居人狼狽走竄亂兵呼曰勿走不稅汝間架矣德
宗令普王與學士姜公輔往撫勞之纔出內門賊已斬
關陣於丹鳳樓下是日德宗倉卒出幸賊縱入府庫輦
運極力而止時太尉朱泚罷鎮居晉昌里第是夜叛卒
謀曰朱太尉久囚於宅若迎爲主大事濟矣泚嘗節制
涇州衆知其失權廢居怏怏又幸泚寬和乃請令言率
騎迎泚於晉昌里泚初遲疑以食飼之徐觀衆意旣而
諸校齊至乃自第張炬火入居含元殿旣僭號乃以令
言爲侍中與源休同知賊政事旣以身先逆亂頗盡心

於賊害宗室圍奉天皆令言爲首帥也羣兇宴樂旣醉令言與源休論功令言自比蕭何休曰帷幄之謀成秦之業無出予之右者吾比蕭何無讓子當曹參可矣時朝士在賊廷者聞之皆笑謂源休爲火迫鄴侯泚敗令言與張廷芝尙有衆萬人從泚將入吐蕃至涇州欲投田希鑿希鑿僞致禮誘之與泚俱斬首來獻

張光晟京兆盩厔人起於行間天寶末哥舒翰兵敗潼關大將王思禮所乘馬中流矢而斃光晟時在騎卒之中因下以馬授思禮思禮問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禮陰記其形貌常使人密求之無何思禮爲河東節度使其

偏將辛雲京爲代州刺史屢爲將校譖毀思禮怒焉雲京惶懼不知所出光晟時隸雲京麾下因問進曰光晟素有德於王司空比不言者恥以舊恩受賞今使君憂迫光晟請奉命一見司空則使君之難可解雲京然其計卽令之太原乃謁思禮未及言舊思禮識之遽曰爾豈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也光晟遂陳潼關之事思禮大喜因執其手感泣曰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頗久竟此相遇何慰如之命同榻而坐結爲兄弟光晟遂述雲京之屈思禮曰雲京比涉謗言過亦不細今爲故人特捨之矣卽日擢光晟爲兵馬使賚田宅縑帛甚厚

累奏特進試太常少卿委以心腹及雲京爲河東節度使又奏光晟爲代州刺史大歷末遷單于都護兼御史中丞振武軍使代宗密謂之曰北蕃縱橫日久當思所禦之計光晟旣受命至鎮威令甚行建中元年迴紇突董梅錄領衆并雜種胡等自京師還國輿載金帛相屬於道光晟訝其裝橐頗多潛令驛吏以長錐刺之則皆輦歸所誘致京師婦人也遂給突董及所領徒悉令赴宴酒酣光晟伏甲盡拘而殺之死者千餘人唯留二胡歸國復命遂剖其婦人給糧還京收其金帛賞資軍士後迴紇遣使來訴上不欲甚阻蕃情徵拜右金吾將軍

迴紇猶怨懟不已又降爲睦王傅尋改太僕卿負才快
快不得志賊泚僭逆署光晟僞節度使兼宰相及泚衆
頻敗遂擇精兵五千配光晟營於九曲去東渭橋凡十
餘里光晟潛使於李晟有歸順之意晟進兵入苑光晟
勸賊泚宜速西奔光晟以數千人送泚出城因率衆迴
降於晟晟以其誠款又愛其材欲奏用之俾令歸私第
表請特減其罪每大宴會皆令就坐華州節度使駱元
光諾之曰吾不能與反虜同席拂衣還營晟不得已拘
之私第後有詔言其狀迹不可原乃斬之

源休相州臨漳人京兆尹光輿

新書宰相世系表作光輿

之子也休

以幹局累授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青苗使判官遷虞
部員外郎出爲潭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遷給事中御
史中丞左庶子其妻卽吏部侍郎王翊女也因小忿而
離妻妻族上訴下御史臺驗理休遲留不答款狀除名
配流溱州久之移岳州建中初楊炎執政以京兆尹嚴
郢威名稍著心欲傾之郢卽王翊甥壻也休與王氏離
絕之時炎風聞休郢有隙遂擢休自流人爲京兆少尹
俾伺郢過失休旣職久與郢親善炎怒之奏令以本官
兼御史中丞奉使迴紇休至振武軍使張光晟已殺迴
紇突董等上初欲遂絕其使令休還待命於太原久之

方遣仍令休歸其突董翳密施大小梅錄等四屍突董者武義可汗之叔父也屍既至可汗令宰臣已下具綵服車馬來迎其宰相頡于思迦坐大帳立休等於帳外雪中詰殺突董等故休曰突董等自與張光晟忿鬪而死非天子也又問使者背唐國負罪當死不能自戮邪不然何假手於我殺之也凡將殺者數矣言頗悖慢乃引去供餼甚薄留之五十餘日乃得還可汗使謂休曰我國人皆欲殺汝唯我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吾又殺汝猶以血洗血汗益甚爾吾今以水洗血不亦善乎所欠吾馬直絹一百八十萬疋當速歸之遣散支將軍康

赤心等隨休來朝休竟不得見其可汗尋遣赤心等歸與之帛十萬疋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休履危而還宰相盧杞又恐復命之日以口辨結恩將至太原奏爲光祿卿休以其遠使賞薄居常怨望會涇原兵叛立朱泚爲主初但稱太尉朝官謁泚者悉勸奉迎鑾駕旣不合泚意而退及休至遂屏人移時言多悖逆盛陳成敗稱述符命勸令僭號泚悅其言以休爲宰相判度支遂爲謀主至於兵食軍資遷除補擬內外咨謀一稟休畫故時人云源休之逆甚於朱泚朝廷大臣之奔竄不獲者多爲休所誘致以至戮辱職休而爲蓋非一焉又勸泚

鋤翦宗室以絕人望命萬年縣賊曹尉楊佺專其斷決諸王子孫遇害不可勝數泚敗走休隨至寧州泚死休走鳳翔爲其部曲所殺傳首來獻休三子並斬於東市籍沒其家

喬琳太原人少孤貧志學以文詞稱天寶初舉進士補城武尉累授興平尉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辟爲掌書記尋拜監察御史琳倜儻疎誕好談諧侮謔僚列頗無禮檢同院御史畢曜初與琳嘲誚往復因成釁隙遂以公事互相告訴坐貶巴州員外司戶遂起爲南郭令改殿中侍御史充山南節度張獻誠行軍司馬使罷爲劍南

東川節度鮮于叔明判官改檢校駕部郎中果綿遂三

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入爲大理少卿國子祭酒出爲懷

州刺史

治寬簡不親事嘗謂錄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綱紀一州能劾刺史乎紹業出條所失示之驚曰

能知吾失御史材也

琳素與張涉友善上在春宮涉嘗爲侍讀及

嗣位多以政事詢訪於涉盛稱琳識度材畧堪備大用

因拜御史大夫同平章事琳本麤材又年高有耳疾上

每顧問對答失次論奏不合時倖居相位凡八十餘日

除工部尙書罷知政事尋加迎皇太后副使朱泚之亂

扈從至奉天轉吏部尙書遷太子少師再幸梁洋琳從

至盩厔託以馬乏遲留上以琳舊老心敬重之慰諭頗

至以御馬一匹給焉又懇辭以老疾不堪山阻登頓上
悵然賜之所執策曰勉爲良圖與卿決矣後數日乃削
髮爲僧止仙遊寺賊泚聞之遂合數十騎追至京城俾
爲僞吏部尙書令源休被公服饋內食琳雖辭讓而僧
言求施琳掌賊中吏部選人前請曰所注某官不穩便
琳謂之曰足下謂此選竟穩便乎及官軍收京師當處
極刑時琳已七十餘李晟憫其衰老表請減死上以其
累經重任頓虧臣節自受逆命頗聞譏諧悖慢之言背
義負恩固不可捨命斬之臨刑歎曰喬琳以七月七日
生亦以此日死豈非命歟

張涉者蒲州人家世儒者涉依國學爲諸生講說稍遷國子博士亦能爲文嘗請有司日試萬言時呼張萬言德宗在春宮受經於涉及卽位之夕召涉入宮訪以庶政小大之事皆咨之翼日詔居翰林恩禮甚厚親重莫比自博士遷散騎常侍上方屬意宰輔唯賢是擇故求人於不次之地涉舉懷州刺史喬琳爲相上授之不疑天下聞之者皆愕然數月琳以不稱職罷上由是疎涉涉俄受前湖南都團練使辛京杲賊事發詔曰尊師之道禮有所加議故之法恩有所掩張涉賄賂交通頗駭時聽常所親重良深歎惜宜放歸田里

蔣鎮常州義興人尚書左丞測之子也與兄鍊並以文學進天寶末舉賢良累授左拾遺司封員外郎轉諫議大夫時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上言河中鹽池生瑞鹽實土德之上瑞上以秋霜稍多水潦爲患不宜生瑞命鎮馳驛檢行之鎮奏與滉同仍上表賀請宣付史館并請置神祠錫其嘉號寶應靈慶池時霖潦彌月壤居人廬舍非一鹽池爲潦水所入其味多苦韓滉慮鹽戶減稅詐奏雨不壞池池生瑞鹽鎮庇之飾詐識者醜之轉給事中工部侍郎以簡儉稱於時其妹壻源溥卽休之弟也以姻媾之故與休交好涇師之叛鎮潛竄夜至鄆

縣西馬躡墮溝澗中傷足不能進時兄鍊已與源休相率受賊僞官鎮僕人有逃歸投鍊云鎮病足在鄆鍊與源休聞之大喜遂言於賊泚泚素慕鎮清名卽令騎二百求之鄆縣西明日擁鎮而至署爲僞宰相旣知不免每憂沮常懷刃將自裁多爲兄鍊所救而罷數日後復謀竄匿竟以性懦弱怯計終不果然源休與泚頻議欲逼脅潛藏衣冠大加殺戮鎮輒力爭救獲全者甚衆至是與兄鍊等竝受僞職斬於東市西北街初鎮父冽叔渙當祿山思明之亂竝受僞職然以家風修整爲士大夫所稱鎮兄弟亦以教義禮法爲已任而貪祿愛死節

隳身戮爲天下笑

洪經綸建中初爲黜陟使至東都訪聞魏州田悅食糧兵凡七萬人經綸素昧時機先以符停其兵四萬人令歸農畝田悅僞順命卽依符罷之而大集所罷兵士激怒之曰爾等在軍旅各有父母妻子旣爲黜陟使所罷如何得衣食遂大哭悅乃盡出家財衣服厚給之各令還其部伍自此人堅叛心由是罷職及朱泚反僞授太常少卿

彭偃少負俊才銳於進取爲當途者所抑形於言色大厯末爲都官員外郎時劍南東川觀察使李叔明上言

以佛道二教無益於時請粗加澄汰其東川寺觀請定

爲二等

新書李叔明傳寺爲三等觀爲二等

上寺留僧二十一人上觀留

道士十四人降殺以七皆精選有道行者餘悉令返初
蘭若道場無名者皆廢德宗曰叔明此奏可爲天下通
制不唯劍南一道下尙書集議偃獻議曰王者之政變
人心爲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循常守故者爲下故
非有獨見之明不能行非常之事今陛下以惟新之政
爲萬代法若不革舊風令歸正道者非也當今道士有
名無實時俗鮮重亂政猶輕唯有僧尼頗爲穢雜自西
方之教被於中國去聖日遠空門不行五濁比邱但行

麤法爰自後漢至於陳隋僧之廢滅其亦數乎或至阮
殺殆無遺餘前代帝王豈惡僧道之善如此之深邪蓋
其亂人亦已甚矣且佛之立教清淨無爲若以色見卽
是邪心開示悟入唯有一門所以三乘之人比之外道
况今出家者皆是無識下劣之流縱其戒行高絜在於
王者已無用矣况是苟避征徭於殺盜姪穢無所不犯
者乎今叔明之心甚善然臣恐其姦吏詆欺而去者未
必非留者不必是無益於國不能息姦旣不變人心亦
不因人心強制力持難致遠耳臣聞天生烝人必將有
職遊行浮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受爵祿不肖者出稍

征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約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可知。陛下日旰憂勤，將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爲政？臣伏請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二疋。其雜色役與百姓同。有才智者，令入仕，請還俗爲平人者聽。但令就役輸課，爲僧何傷？臣竊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賦三分之一。然則陛下之國富矣，蒼生之害除矣。其年過五十者，請皆免之。夫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列子曰：不斑白不知道人年五十嗜慾已衰。縱

不出家心已近道况戒律檢其情性哉臣以爲此令旣
行僧道規避還俗者固已大半其年老精修者必盡爲
人師則道釋二教益重明矣議者是之上頗善其言大

臣以二教行之已久列聖奉之不宜頓擾宜去其太甚

議不行新書李叔明傳刑部員外郎裴伯言議曰衣者蠶桑也食者耕農也男女者繼祖之重也而二

教悉禁國家著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法反制

中夏禮義之俗也傳曰女子十四有爲人母之道四十

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爲人父之道六十四絕陽

化之理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

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爲編人官爲計口授地收廢寺觀以爲廬舍議雖上罷之偃以才地

當掌文誥以躁求爲時論所抑鬱鬱不得志涇師之亂

從駕不及匿於田家爲賊所得朱泚素知之得偃甚喜

偽署中書舍人僭號辭令皆偃爲之賊敗與僞中丞崔
宣賊將杜如江吳希光等十三人李晟收之俱斬於安
國寺前

史臣曰肇分陰陽爰有生死修短二事賢愚一途故君
子遇夷險之機不易其節小人昧逆順之道而陷於刑
鴻毛泰山斯爲至論令言遠總師徒首爲叛逆光晟初
當委任危輸款誠源休雖曰士流甚於元惡喬琳巧辭
真主俯就僞官蔣鎮貪祿隳節皆曰小人經綸之徒不
足言爾

贊曰時爭逆順命繫死生君子守節小人正刑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八

